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
施蛰存卷

华文出版社

我的第一本书

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

纪念傅雷

鸠摩罗什

阿秀

花梦

闲话孔子

杂谈《金瓶梅》

雨的滋味



东 方 赤 子 · 大 家 丛 书



施蛰存 卷

责任编辑：郭雪波

姚弘芹

封面设计：文 彬

ISBN 7-5075-0726-2



9 787507 507263 >

ISBN 7-5075-0726-2/Z · 15

定价：19.00 元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
施蛰存 著
刘屏 编

施蛰存卷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:施蛰存卷/方舟,雪夫主编;
施蛰存著;刘屏编. - 北京:华文出版社,1998.9

ISBN 7-5075-0726-2

I. 东…

II. ①方… ②雪… ③施… ④刘…

III. ①社会科学-文集 ②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
③施蛰存-文集

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7020 号

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

(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电话 (010) 63096781 (010)66063891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密 云 胶 印 厂 印 刷

北 京 京 鲁 排 印 部 照 排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75 印张 302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 0001—5000 册

定价 19.00 元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
编委会

主任：刘延东

副主任：孙晓华

余泽荣

林智敏

吴修书（执行）

主编：方舟

雪夫



A626 211 0013 5529B

松江区图书馆资料室藏书



■20662200394068■

目 录

第一部分 自传·回忆录

- 3 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
10 我的日记
17 绕室旅行记
24 《现代》杂忆
55 怀念云南大学
58 我的第一本书
63 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
69 最后一个老朋友——冯雪峰
77 纪念傅雷
80 滇云浦雨话从文

第二部分 代表作品

- 91 上元灯
97 鸠摩罗什

- 121 梅雨之夕
131 魔道
146 狮子座流星
156 妻之生辰
160 春阳
168 蝴蝶夫人
177 阿秀
192 名片
202 鸥
208 塔的灵应
221 黄心大师
239 娟子
259 花梦

第三部分 散文

- 279 书相国寺摄景后甲
282 收相国寺摄景后乙
285 雨的滋味
298 画师洪野
301 玉玲珑阁丛谈
301 黑魑魑的墙门
302 山里果儿
303 茶
304 酒
307 浮海杂缀
307 别了,上海
308 台湾人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
施蛰存卷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309 | 鼓浪屿 |
| 311 | 午餐 |
| 313 | 一个永久的歉疚 |
| 317 | 一人一书(上) |
| 323 | 一人一书(下) |
| 331 | 赋得睡 |
| 334 | 旅晋五记 |
| 334 | 五台赞佛记 |
| 335 | 山西的塑像 |
| 336 | 山西的唐塑 |
| 338 | 艺术与宗教 |
| 339 | 沁县文物 |
| 341 | 乙夜偶谈 |
| 341 | 形象思维 |
| 343 | 宗教艺术 |
| 344 | 旧书店 |
| 346 | 古代旅行 |
| 347 | 真实和美 |
| 349 | 官僚词汇 |
| 351 | 神仙故事 |
| 353 | 题目 |
| 354 | 百花齐放 |
| 355 | 贺年片 |
| 358 | 论老年 |
| 364 | 闲话孔子 |
| 369 | 杂谈《金瓶梅》 |
| 373 | 杂览漫记 |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施蛰存卷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373 | 《胡萝卜须》 |
| 374 | 《心理分析派小说集》 |
| 375 | 《收获》1992.1 |
| 377 | 《唐宋词集序跋汇编》 |
| 378 | 《杜米埃画集》 |
| 379 | 《湘行集》 |
| 380 | 《遐庵谈艺录》 |
| 381 | 《外国百家爱情诗选》 |
| 382 | 嘉业堂藏钞本书目 |
| 383 | 《人类的艺术》 |
| 384 | 《现代名人书信手迹》 |
| 386 | 《春游琐谈》 |
| 386 | 《读岭南人诗绝句》 |
| 387 | “联珠诗格” |
| 388 | 《棕槐室诗》 |
| 389 | 《曼哈顿的中国女人》 |
| 391 | 《上元灯》改编再版自序 |
| 393 | 《将军的头》自序 |
| 394 | 《梅雨之夕》自跋 |
| 396 | 《善女人行品》序 |
| 397 | 《十年创作集》引言 |

第一部分 自传·回忆录

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

在文艺写作的企图上,我的最初期所致力的是诗。因为在读到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前一年,我方在中学校里读书,那时的国文教师是一位词章家,我受了他很多的影响。我从《散原精舍诗》、《海藏楼诗》一直追上去读《豫章集》、《东坡集》和《剑南集》,这是我的宋诗时期。那时我原做过许多大胆的七律,有一首云:

挥泪来凭曲曲栏,夕阳无语寺钟残。一江烟水茫茫去,两岸芦花瑟瑟寒;浩荡秋情几洄瀟,苍皇人事有波澜;迩来无奈尘劳感,九月衣裳欲办难。

一位比我年长十岁的研究旧诗的朋友看了,批了一句“神似江西”,于是我欢喜得了不得,做诗人的野心,实萌于此。以后又从宋诗而转读唐诗了。这一转变的机缘是很有趣味的。那时我在中学四年级,要读《纳氏文法》第四册。我家里本来藏着黄布面的《纳氏文法》第四册有二十余本之多,那是我父亲在“光复”的时候从“学堂”里“揩油”来的,一向没有用处,这时市面上所有的《纳氏文法》多已经变了蓝色纸面的了。同学们看见我有黄布面的,就追问起我那本书的来历。于是我就做了一笔生意,把其余的几本黄布面《纳氏文法》都卖给了同学。但是我觉得似乎不好意思以“揩油”来的东西卖钱,于是我想出一个法子来,请他们各人到扫叶山房去买一部诗集来交换。这次交换得来的诗集却都是唐诗,《李义山集》,《温飞卿集》,《杜甫集》,《李

长吉集》，一时聚集在我书斋里，这不得不使以前费了工夫圈点的宋诗让位了。在这些唐人诗中，尤其是那部两色套印的，桃色虎皮纸封面、黄绫包角的《李长吉集》使我爱不忍释。它不仅使我改变了诗格，甚至还引起了我对于书籍装帧的兴趣，我酷爱精装书本的癖性实在是从那时开始的。我摹仿了许多李长吉的险句怪句。《安乐宫舞场诗》就可以作为我那时的代表作。

高薨接栋破天起，日暮张灯白江水。叩弦裂管一时繁，绮箔憧憧闷娇美。吹兰嚼蕊浮空脂，粉黛遮光荡眸子。叉腰垂手迥轻鸾，髣髴乱落金钗钗。搓烟点雾月华紫，不辞踏碎拖珠履。百丈游丝罥春树，抱月飘云为郎死。掌中偷掏相思字，星眼斜飞做淫媚。纵雨腾花意不支，颊上红霞扑人醉。箏铜浅涩箜篌暗，明烛千枝落残穗。楚罗之帏喷冷香，阿郎枕断吴娥臂。锦衾不羡汉仙人，贴脸缝唇合情泪。不知门外玉骢嘶，长教朱轮点苔翠。

可是这时期并不长久，胡适的《尝试集》在我学期大考的时候出版了。我以一个暑假反复地研究它。结果是对于胡适的新诗表示反对了。因为我觉得他的新诗好像是顶坏的旧诗，我以为那不如索性做黄公度式的旧诗好了。但是我从他的“诗的解放”这主张里，觉得诗好像应该有一种新的形式崛起起来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是哪一种形式。

这个疑问是郭沫若的《女神》来给我解答的。《女神》出版的时候，我方在病榻上。在广告登出的第一天，我就写信到泰东书局去函购。焦灼地等了一个多礼拜才寄到。我倚着枕读《女神》第一遍讫。那时的印象是以为这些作品精神上是诗，而形式上绝不是诗。但是，渐渐地，在第三遍读《女神》的时候，我才承认新诗的发展是应当从《女神》出发的。那时候，我曾用了各个不同的笔名寄诗到邵力子先生编的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上去发表。虽然是浅薄到了不得的东西，但在我个人是很值得纪念的。

这时候,革新了的《小说月报》中所载的许多俄国小说的翻译,引起了我的对于小说的兴趣,并且还很深地影响了我。我于是也写小说了。许多短篇被寄出去了,过了十天,十五天,二十天,除了《觉悟》上给刊载了一二篇之外,大半都退回来了。还有一小半呢,它们的命运是不可知了。我不自觉自己的幼稚,我只要发表。此路不通,则另谋彼路,于是我投稿《礼拜六》、《星期》这些杂志了。所以,到现在有许多人骂我曾经是“鸳鸯蝴蝶派”中人,以为这是我的不名誉处,其实除了一小部分杂文之外,我那时的短篇小说倒纯然是一些写实主义的作品。

因我自己明白了新文学与“鸳鸯蝴蝶派”这中间是有着一重鸿沟的,于是我停止了这方面的投稿生活。同时,因为新文学杂志中没有安插我的文章的地位,于是我什么也不写了。中学毕业后,从之江大学而上海大学,而大同大学,而震旦大学,这五六年间,我的思想与生活是最混乱的时候,我只胡乱地读书。对于文艺书,我觉得一切都是好的,到手就读。非但读,而且还抄。在之江大学图书馆里,我选抄了一部《英国诗选》,在大同大学的文艺书很贫乏的图书馆里,我选抄过一部《世界短篇小说选》。这是我当时最得意的工作。

那时候,我也几次想发展一点文学生活。看了别人的文学结社,东一个西一个地萌动起来不免有点跃跃欲试。可是终于因为朋友少,没有钱自己印自己的作品,更没有日报副刊或大杂志收容我们,不成大事。

但这时候,有两个投稿记录是值得我追忆的。当我住在哈同路民厚里的时候,我打听到了创造社郭沫若、成仿吾、郁达夫诸先生也都住在同一里内。我就将我所写的两篇小说封了亲自去投入他们的信箱中。这两篇之中,有一篇的题目是《残花》,我还记得。过了几天,《创造周报》上刊出郭沫若先生给我的一个启事,问我的通信处。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去告诉他我就住在与他们同一里内。并且还问他我的小说是否可用,因为我很担心他问了我的通信处是预备退稿的。三日后,接到他的信,要我去一谈。可是我忐忑着没有敢就去,延迟

了一个多星期。等到在一个晚上去时,他已到日本去了。只见到了成仿吾先生,他说郭先生把我的小说稿也带着走了。这样,再过了七八个星期《创造周报》停刊了。我的小说稿又遭到了不幸的命运。还有一个投稿记录是成功的。那是《现代评论》居然给我刊出了两首诗:《照灯照地》,《古翁仲之对话》。其时我刚从牛津大学出版部买到了英译本的《海涅诗选》,它对于我的诗格也起了作用,这两首诗便是当时的代表作。

在短短的努力于诗的时期中,我也曾起了一点转移。海涅式的诗引起了我的兴趣并不长久,所以我只摹仿了十余首就转移到别的西洋诗方面去了。我吟诵西洋诗的第二阶段是司宾塞的《催妆诗》及《小艳诗》,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。我曾读了《催妆诗》的全部,又曾用 Spencerian Stanza 的脚韵法做过一首较长的诗,题名《古水》,可是这一阵热中也不过一年多些。

差不多在同时,我和戴望舒、杜衡合办了一个题名《瓔珞》的旬刊。我就在这仅仅出了四期的小刊物上发表了《上元灯》(原名《春灯》),及《周夫人》两个短篇,望舒发表了魏尔伦(Verlaine)诗的译文及自作诗,杜衡发表了从德文译出的海涅诗。但那时候,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小刊物。

自从在自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上述的两个短篇以后,写小说的心在我胸中蠢动起来了。但是我实在找不出可供我写的材料。这期间,在《东方杂志》上读了夏丐尊先生所译的日本田山花袋的中篇《棉被》,于是我摹仿了一下,写了一篇《绢子》,寄给《小说月报》发表了。这是纯粹的摹仿,几乎可以说一点也没有创作功夫,实在是可耻的事情,虽则它曾经和其他二篇同样不成话的东西编在一个集子里出版,那是为了要钱用的缘故,我不愿意再提起它们。

第一本新俄短篇的英译本“Flying Osip”在这当儿运来中国了。我从别发西书店里买了来,看了大半本,(其实是,只除了赛米诺夫的那篇《仆人》没有看)于是我又想摹仿一下了。《追》就是在这种不纯的动机之下产生的。继续了《追》而写成的尚有《新教育》一篇。那似